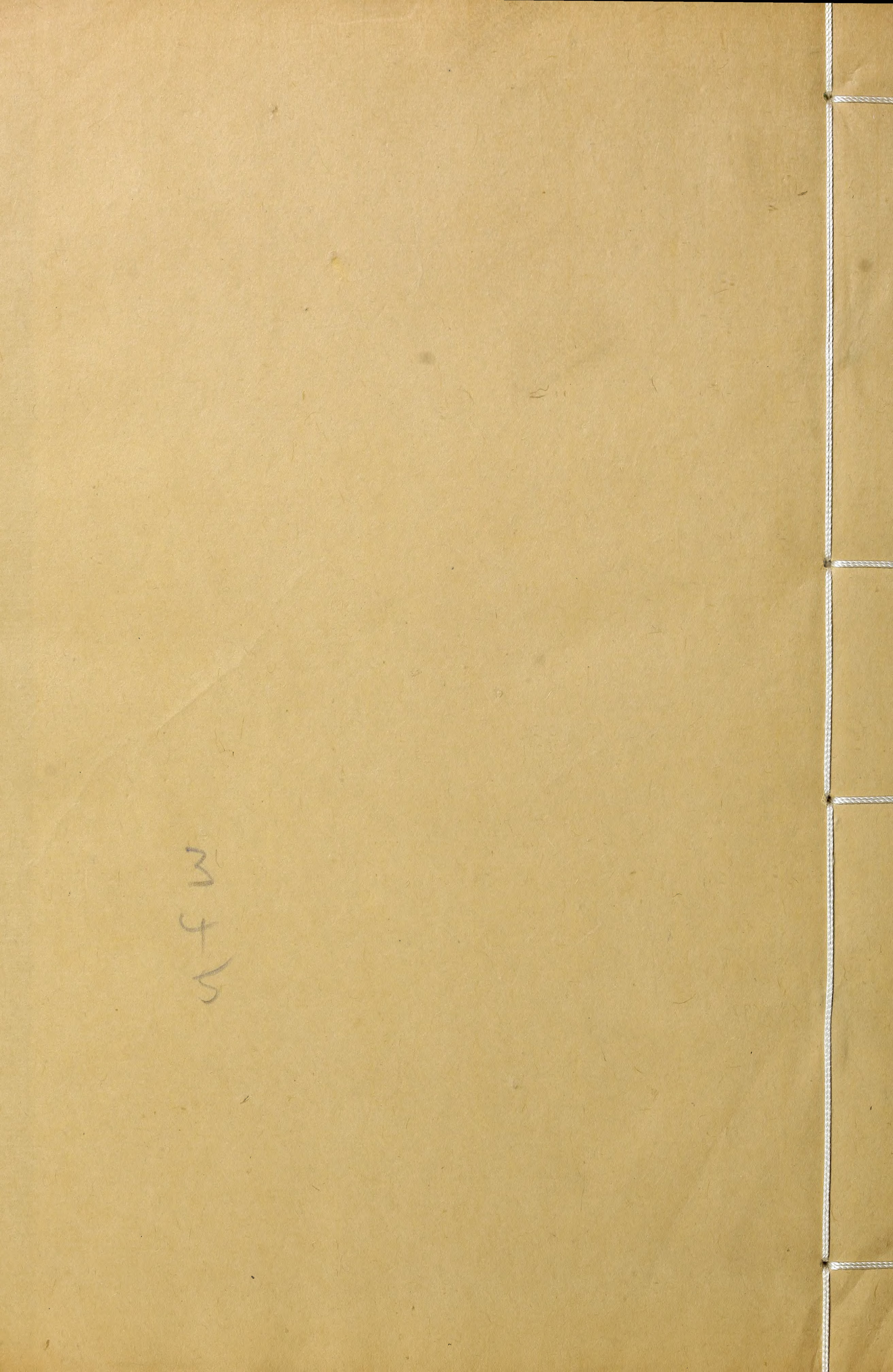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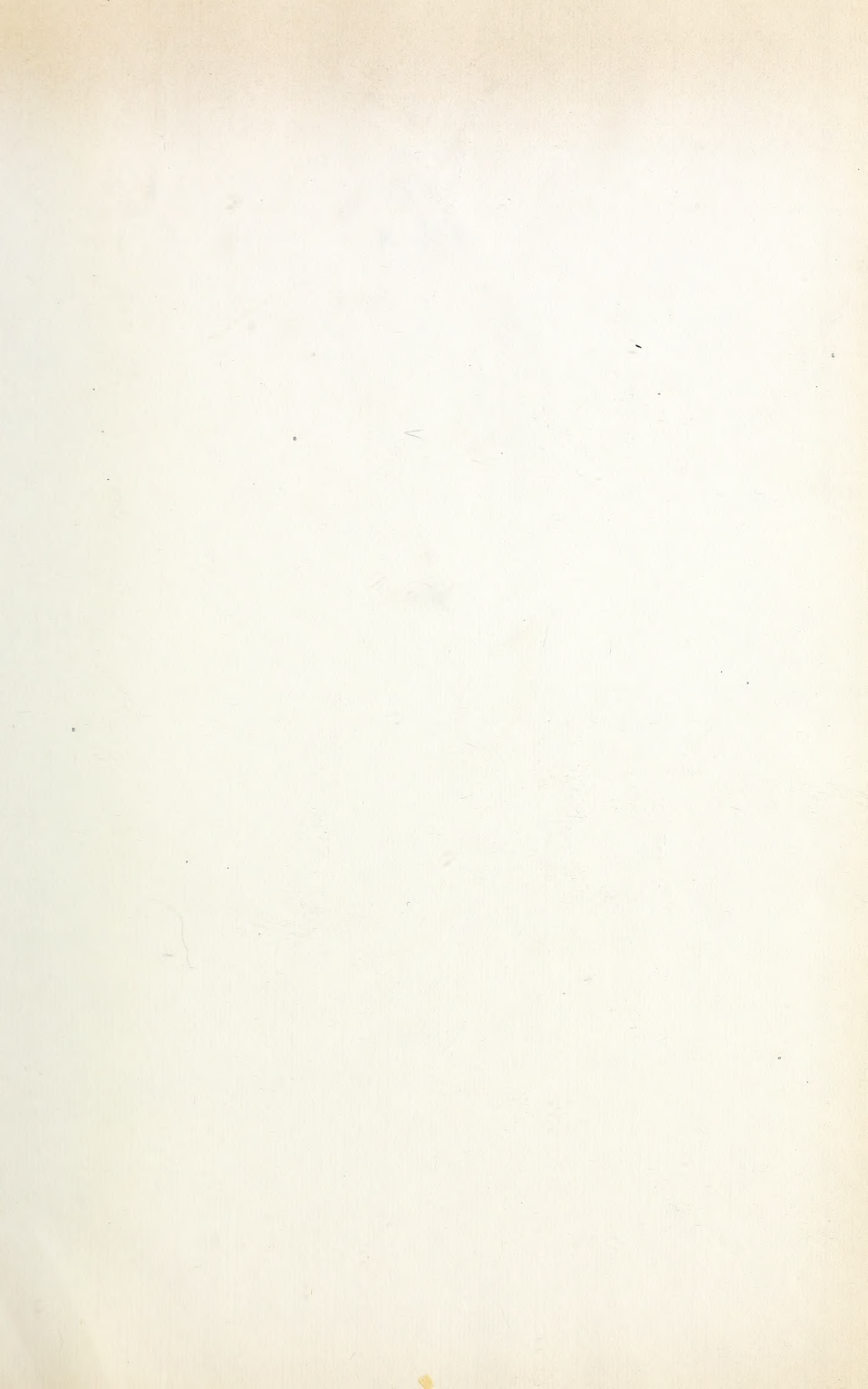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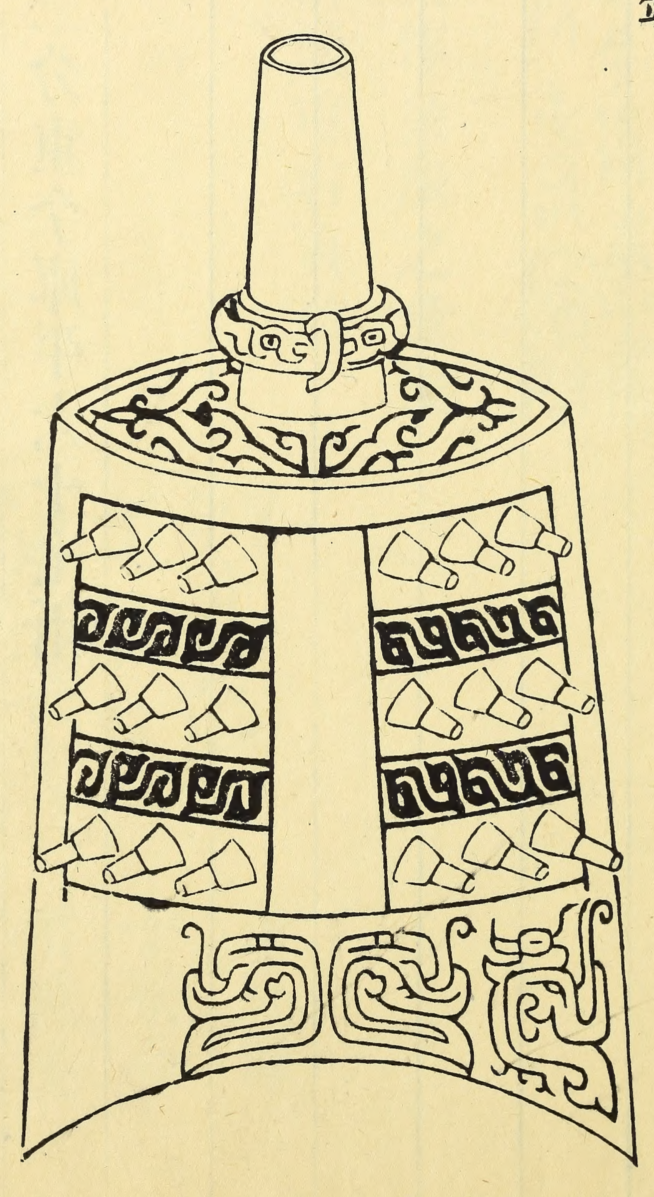






兩罍軒彝器圖釋卷三

周祿康鐘



器高今尺七寸四分甬長三寸徑八分兩舞相距三寸三分橫二寸七分兩銑相距四寸九分橫二寸八分枚三十六各長三分重今庫平六十七兩

受作余服之彔康

甬宏屯右寅啓

朕身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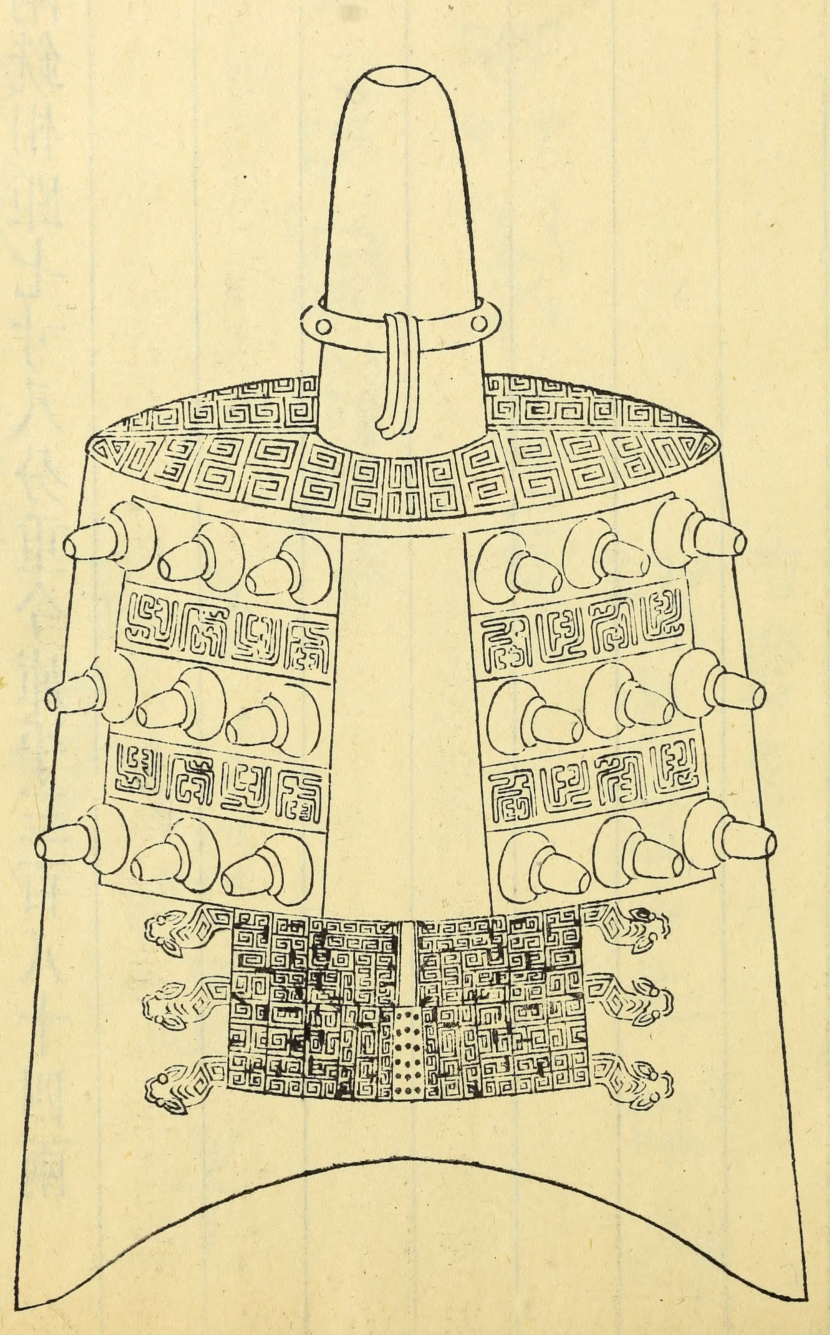
于永命

用寓光

我家受

右祿康鐘銘二十五字舊藏積古齋釋云是棧鐘也銘扗鉦閒及鼓右古文受作[illegible]此銘受字乃作器者名首一字省作[illegible]末一字省作[illegible]可知古文唯變所適也甬古鐘字見薛氏款識商鐘銘說文鐘字或从甬作銿據此知古文省金作甬也屯純之省屯寅身三字皆末句爲韵之字此鐘銘與翁氏所藏寶林鐘辭意相類寅龢等字俱與彼鐘互較得之也

周邾公牼鐘



器通高今尺一尺甬長四寸四分兩舞相距六寸橫四寸八分兩銑相距七寸八分重今庫平三百八十四兩

隹王正月初吉辰才乙亥鼄公牼睪氒
吉金玄
鏐膚呂台乍龢鐘
曰余畢龏威忌
鑄辝龢鐘二鍺
年分器是寺
至于萬
台樂其身台宴大夫台喜者士

惟王正月初吉辰才乙亥邾公牼擇乃

吉金元

鏐昔呂自作龢鐘

曰余畢龔威忌

鑄辟龢鐘二鍺

以樂其屯以宴大夫以喜者士

至于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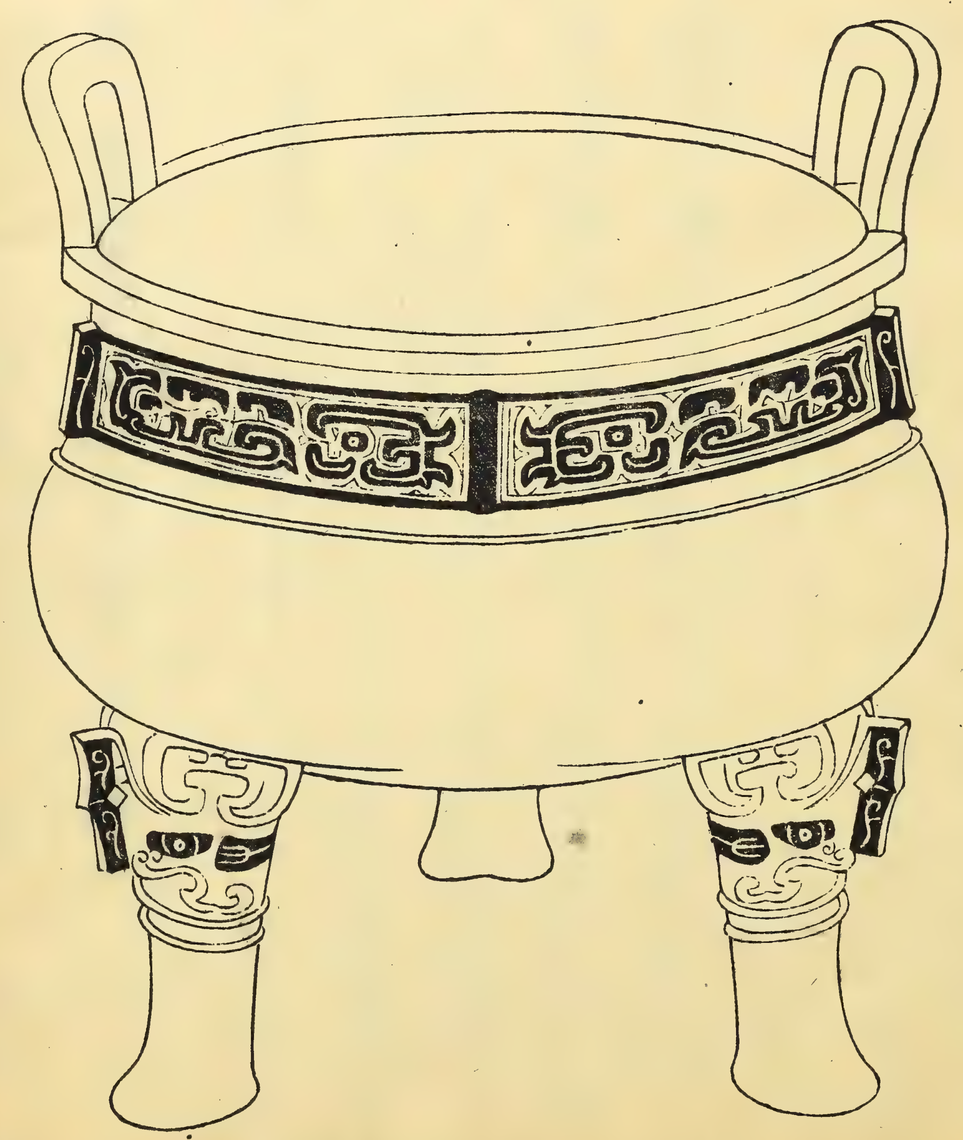
季分器是寺

銘文首一行末一行均截作兩行

右邾公牼鐘銘文五十七字舊藏蘇州曹氏懷米山房與
河間紀文達公所藏之周公雩鐘儀徵阮文達公所藏之
周公望鐘當爲同時一家之器[illegible]莊進士述祖釋爲邾阮
氏從程易疇釋定爲周字異說文訓爲引給義與擇字異
鏐說文黃金之美者郭璞注爾雅以爲紫磨金錯卽鋁也
箸呂錯鋁之省文畏龔猶寅恭威忌猶敬忌鍺堵之異文
懸鐘磬半爲堵也屯純之省者古諸字諸士卽多士也分
器者分所當作之器書序武王班宗彝作分器孔傳云言
諸侯尊卑各有分也寺持之省何子貞太史云[illegible]古文秦
字畏龔威忌事見史記秦本紀應定爲秦字 雲 按蘇州兖

福寺舊有古鐘銘文與此鐘正同而形制小異咸豐初年爲人盜賣馮林一宮允購獲之屬雲攷釋其文當曰與翁叔均辨證[illegible]字攷說文鼄鼅鼄也从黽朱聲或从虫顓頊之後封邾後爲楚滅子孫去邑爲朱朱即邾也朱古文朱[illegible]籀文黽倉聖作書依類象形[illegible]字正象鼄形似以釋邾爲安今子貞太史釋爲秦字又引秦本紀弗忌威壘爲證尤有依據並錄之以竢參攷

周伯䪭父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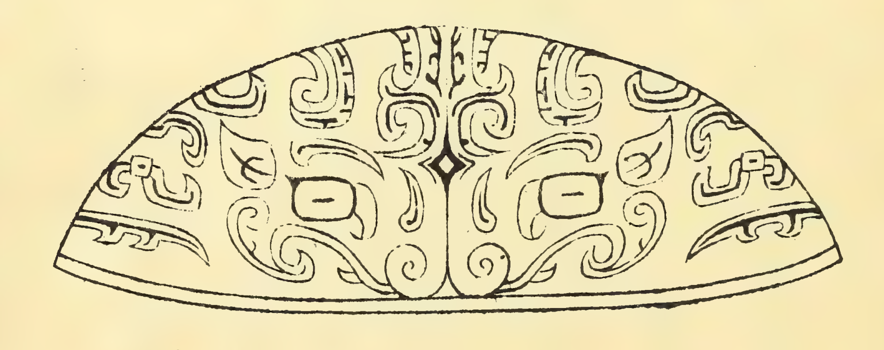


器通高今尺一尺九分深五寸四分耳高二寸一分足高
三寸七分口徑一尺重今庫平三百二十兩

伯頵父作朕
皇考辟伯吳姬
寶鼎其萬季
子=孫=永寶用

右伯頵父鼎銘二十三字舊爲蘇州曹秋舫載奎所藏亂後與齊侯罍同日歸於余齋

周敔焩鼎蓋



蓋高今尺一寸九分徑六寸九分重今庫平三十六兩

堇山臤𠨧作父
乙寶尊彝

右攸𠕁鼎蓋舊藏積古齋定爲商器文曰堇山攸𠕁作父乙寶尊彝阮氏云堇山地不可攷或釋作衡說文古衡字作奧形與此相近說文解𠕁字云呼雞重言之从吅州聲讀若祝列僊傳有祝雞公說文又云祝一曰从兌省易曰兌爲口爲巫此則二口之下作四直形而不作州字有从兌遺意較从州得聲爲更古說文解巫字云祝也王逸楚辭注男巫曰祝禮曲禮商官六大有祝無巫知商人尊神巫祝合爲一職也作器者古銘或係㠯國或係㠯氏無稱山此曰堇山攸𠕁意古巫每居山蓋巫通鬼神山爲積高神明之區神巫所遊水經注巫咸山亦㠯巫得名此名堇

山敺覡必神巫也雲按𡍮當釋堇說文𡕒从土从黄省校

此省一土字又說文衡字从角从大古文作𡍮與此𡍮字

不相侶孜越絕書薛燭對句踐有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

耶之谿涸而出銅歐冶因天地之精神盡其伎巧又曰今

赤堇之山已合若耶之溪深而不測羣神不下歐冶郎死

等語是堇山當郎赤堇之山省文蓋赤堇之山稱爲堇山

猶茅君之山稱爲茅山古載籍中如此類者甚多又按若

耶谿見寰宇記社會稽縣東二十八里堇山當郎社此𡍮

越俗尚鬼神如巫山巫里見之越絕書皆因巫得名阮氏

謂敺覡必神巫證㠯越地益足有據

周魚父己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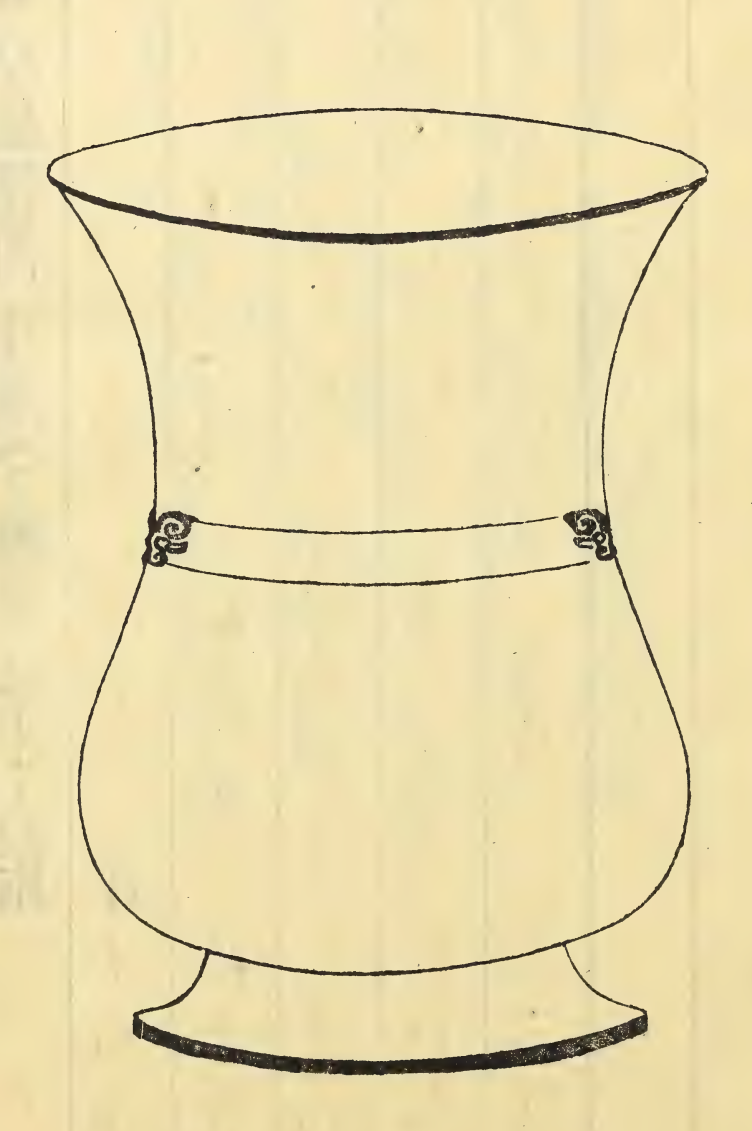


器高今尺七寸三分深五寸五分口徑五寸七分腹徑三寸八分圍一尺一寸底徑四寸重今庫平七十兩

魚作父己
寶尊彝

右銘文與鷹父癸彝相似弟一字象魚形作器者之名商器如䵷鼎之[illegible]博古圖謂思患預防微物取戒薛氏謂左傳有公孫䵷鄭子䵷名也或云爲子䵷所作又如兕卣兕父鼎並象兕龍爵象龍又月魚基鼎作魚形謂季冬薦魚春獻鮪者以其時爲薦獻又有鮮鼎亦作魚形薛氏謂治大國若烹小鮮爲義諸器皆一字唯鷹父癸彝有父癸二字此器有作父己寶尊彝凡七字周尊也魚形當卽是魚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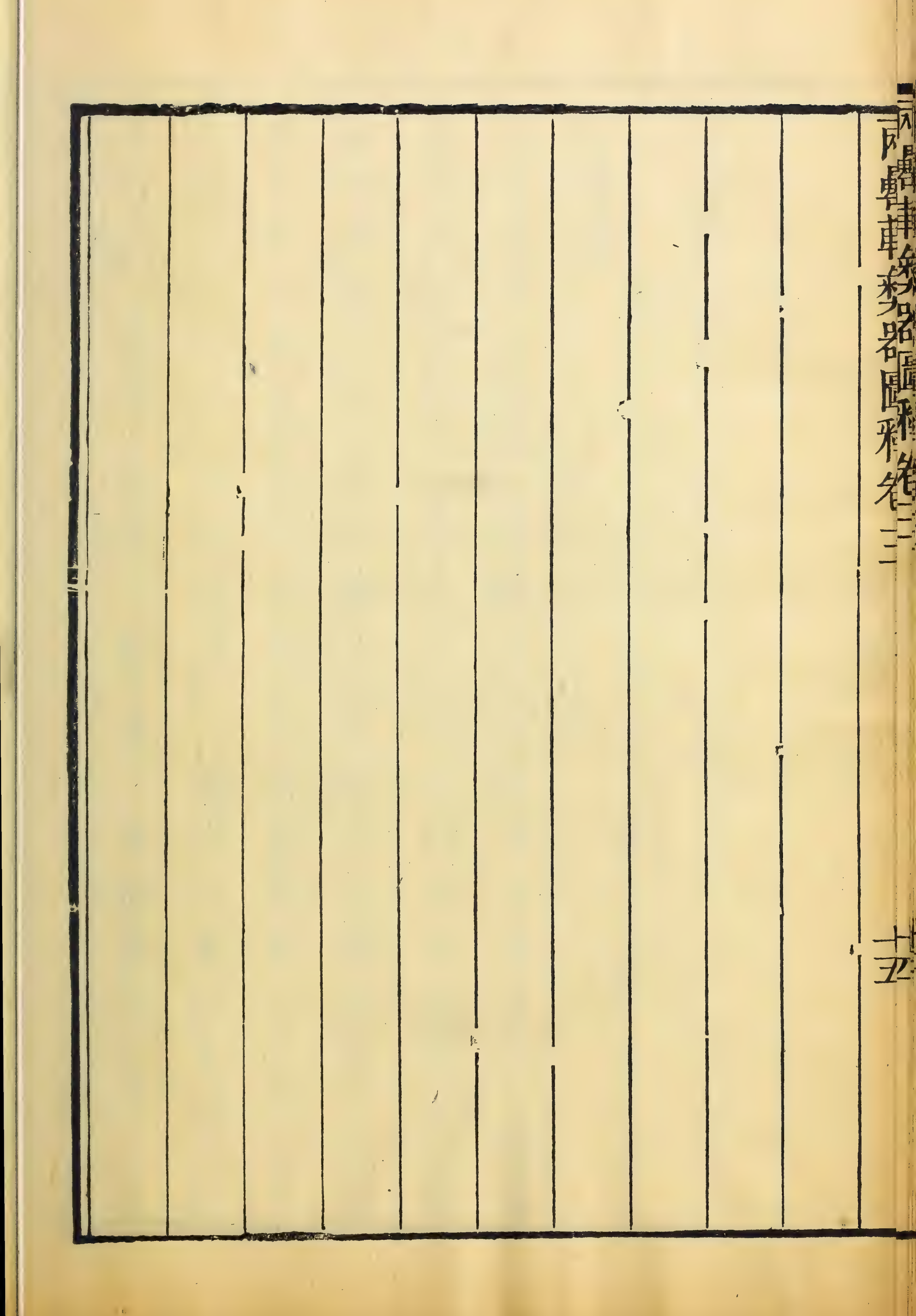
周臤尊



器高今尺五寸五分口徑五寸一分深四寸八分腹圍一
尺三寸五分底徑四寸重今庫平三十六兩

唯十有三月既生霸丁卯䀇
從師滑父戍于公阜
之年䀇蔑曆仲業父錫
□金䀇拜稽首對揚業父
休用作父乙寶旅車彝其子=孫=永用

右敔尊舊藏積古齋銘曰惟十有三月阮氏謂十有三月
者董逌所謂自王即位踰數其月蓋皆君未改季也吳侃
叔㠯爲師滑父屯戍扗外未聞王朝頒朔故㠯今歲之月
係于厺季之下師下一字从旨从骨侃叔釋作滑字敔堅
也字見說文𢽽古業字亦見說文師滑父及仲業父皆當
皆軍師敔其僚屬故受錫金而作器也公阜見晏子春秋
蓋齊地



周伯到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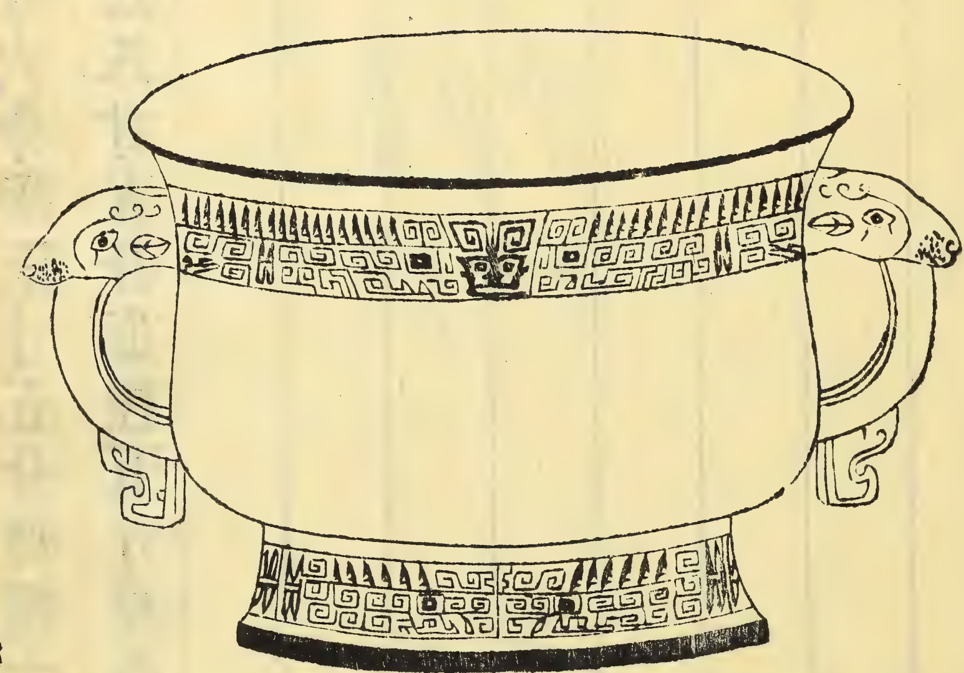
器高今尺四寸七分深四寸一分口徑前後一寸九分左
右徑二寸二分腹徑前後二寸五分左右徑二寸八分底
前後徑一寸七分左右徑二寸重今庫平三十五兩

伯到作
寶尊彝

右器銘曰伯到作寶尊彝 雲 按春秋時有伯宗伯州犁又

按楚有令尹屈到此伯到當是作器者之名

周仲鳧彝



器高今尺四寸六分深三寸五分口徑六寸三分腹徑五
寸九分圍一尺八寸五分底徑五寸重今庫平七十一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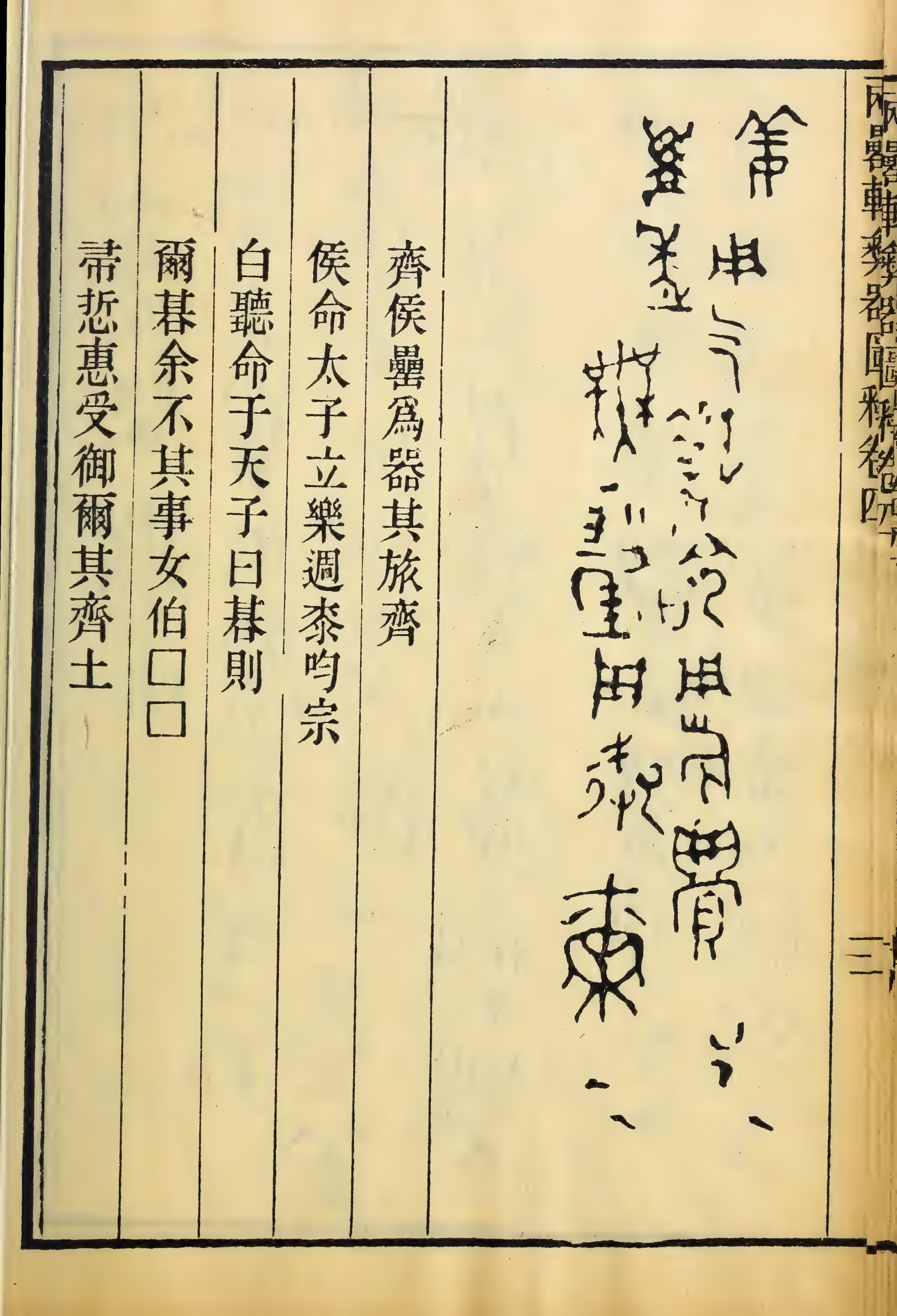
仲㲋父
作寶敦

右仲皃父彝銘六字[illegible]積古齋釋作雒吳侃叔釋作雒謂雝雒古通恐即仲雝之器張未未㠯从鳥从几釋爲皃較確今從其說

兩罍軒彝器圖釋卷四

周齊侯罍

器高今尺一尺二分深八寸七分底徑五寸八分腹圍二尺二寸腹徑六寸七分口徑四寸三分鐶徑二寸七分重今庫平一百六十兩左右饕餮銜鐶



齊侯罍爲器其旅齊
侯命太子立樂週桼吟宗
白聽命于天子曰朞則
爾朞余不其事女伯口口
帇悊惠受御爾其齊士

受奉齊侯拜嘉命
于天子用璧玉備玉大
舞紹蔪于大嗣命用璧
兩壺八鼎于南宮子用
璧玉二備玉二紹鼓鐘齊
洹子孟姜器其入棄都
邑蔓釁舞用
從爾大樂用鑄爾羞鈃
用御天子之吏洹子孟姜
器其入棄都邑蔓釁舞

用從爾大樂用鑄爾羞
鈠用御天子之吏洹□□
姜用乞嘉命用祈眉壽
萬年無疆用御爾事

右齊侯罍銘文一百六十餘字器舊藏阮氏積古齊陳頌
南慶鏞釋之曰此器蓋齊侯朝于王王爲立樂因報聘于
齊陳氏爲作韶樂祭於廟以迎天子之賓而行饗禮之事
也𤳳或釋作[illegible]壁中書古文仲[illegible]作中[illegible]謂齊侯名今
案器爲桓子作下稱桓子不應于其臣稱謚而于其君稱
名仍釋爲罍首言齊侯者紀齊侯事也言爲器者明此罍
之爲器也旅卽旅館之旅易曰旅于處其旅齊侯者言致
旅館于齊侯也大篆作[illegible]余舊釋爲支今案曹氏藏器作
大定爲大字大子者周王太子也因齊侯來朝周王命太
子立樂以饗之也立立篆文作[illegible]似大字案師毛敢位作[illegible]

古孝經亦作[illegible]與此同古位立通定爲立字週或釋作割或釋作適皆非案宰辟敨周作[illegible]此文左從辵右從周與敨同定爲週字週調通詩惄如調飢韓詩作惄如輖飢易林作惄如周飢調可通輖周亦可通週桼古文作[illegible]此作[illegible]形相若定爲桼字古叚桼爲七古文尙書在治今文尙書作七始亦作桼政太元經運諸桼政是其證史記夏本紀又作來始索隱云今文尙書作采政案來采皆桼之譌漢隸桼作来段氏懋堂曰来與來之變體作来絕相類故轉寫作來而小司馬引今文作采不云作來者葢是時永嘉之亂歐陽夏侯書說已亡其經文尙存者惟蔡邕所勒

之石經而已石經作桼與新莽候鉦銘字同韓勑碑作涞故小司馬不辨爲七字直仞爲杀字其實桼譌來而來又譌杀也觀此器之㲋與來杀二字直相似來杀篆作来杀可以知致誤之由矣昀從口從勻甚明白檢字書無此字說文有訇字從言從勻省籀文訇不省鐘鼎文有訇字從言气儀徵師曰訇字界乎言音之間音字本出于言而含一耳竊謂從口與從言從音同意昀訇訇皆無別乃韻之正字而昀尤古昀古文也訇籀文也訇篆文也韵乃昀之或體均乃其叚借字而從員之韻直俗字而已鄭司農周禮注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國語樂所以立均皆叚均爲昀立樂調

奈哟者周王命太子立大樂調七始之均也伯作白孝經援神契伯者白也御覽封建部三宗伯典禮而兼樂者故爲齊侯聽命于天子㠱諅同孟姜盥匜諅正作㠱說文諅忌也引周書上不諅于凶德案㠱音近異亦近怡堯典曰异哉陸德明經典釋文引徐云鄭音異孔王音怡異則驚異之詞而怡卽怡悅之意也㠱當兼此二義故云㠱則爾㠱不其卽丕基不丕其基皆古今字余不其言余受此丕基也帚歸之省悊爲哲說文哲知也或文作悊漢書五行志引書作知人則悊帚悊惠者言歸于齊能哲而惠也邦古文作𡆟審篆文作㞢下摩滅尙存共半當是邦字受御爾其齊

邦者御卽御于家邦之御言受御于齊之邦也自朞則爾朞至此皆天子命宗伯使告齊侯之誓也于是齊侯歸拜宗伯所傳之命于天子用璧玉備玉者受命于朝行拜嘉之禮璧禮神之玉備玉副玉也周禮太宰祀五帝贊玉幣爵之事大神元亦如之鄭注云玉所以祀神璧本爲祀星辰之玉據下司命爲星類故用璧鄭司農解璧爲玉之邸注四圭有邸云于中央爲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爾雅邸本也圭本箸於四面圭末四出注兩圭有邸云僢而同邸注圭璧云圭璧者圭其邸爲璧是璧卽邸也然璧天象也祀天則四圭邸璧琮地象也祀地必兩圭邸琮日月星

辰天類也當一圭邸璧山川地類也當一圭邸琮司命之璧從星辰故用璧一旣有璧玉何以復用備玉禮神祀神皆有玉或謂周禮大宗伯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似四方有禮玉無祀玉典瑞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似日月星辰山川有祀玉無禮玉鄭氏謂祀以禮其神祀之卽所以禮之於義或然然大司樂言樂六變八變然後神示可得而禮又言歌黃鐘太蔟之類以祀天神地示是禮神固在降神之後而祀神又扗禮神之後二儀有先後則有禮玉當有祀玉周禮於宗伯言禮於典瑞言祀互文見義也禮神之

玉植其玉于神位之前書所謂植璧也詩言圭璧既卒亦是祀神之

玉秉而獻之書所謂秉圭也月令祀用圭璧亦是禮玉燔瘞而祀玉

則圅存故云備也諸侯祀司命與天子祀星辰隆殺不同

而其用玉當從同紹儀徵師釋作韶最確釋曰銘中大樂凡三見舞字凡兩見又有鼓鐘字此是以樂舞御天子之事而爲此器銘也紹即韶字陳敬仲犇齊韶樂在焉謂紹爲韶者舜樂之韶以召爲聲以音爲義此後造之字也若其先本字但當爲紹故禮記樂記曰韶繼也鄭康成曰韶之言繼也此記樂者直破韶字爲紹字而以繼訓之故韶聲皆後造之字招字直假借而已自注云紹從糸說文系古文從系檢鐘鼎文司字𠦃旁皆作中無作巾者又云韶訓紹見于春秋元命苞皇侃論語疏諸處者甚多

大舞者周禮大司樂教雲門諸舞爲大舞樂師教帗舞諸舞爲小舞

九磬舜樂爲大舞斲說文斲籀文作斲篆文作折通爲誓

士師五戒一曰誓陳氏用之曰誓者告以言也司命列六宗（據鄭氏尚書說）亦五祀之一鄭司農注周禮司中司命云司中三能三階也司命文昌宮星賈疏引武陵太守星傳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爲太尉中台司中爲司徒下台司祿爲司空又文昌宮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二文皆有司中司命據祭法諸侯立五祀一司命大夫立三祀無司命或疑曲禮王制皆言大夫祭五祀然曲禮五祀戶竈中霤門行（據鄭說）不及司命王制雖有司命爲殷制（亦據鄭說）非周制此司命自是齊之大司命觀上文用大舞陳氏大夫無大舞亦無大司命知此爲齊侯歸誓于大司命器銘葢連

敘之也又案肆師之職立大祀用玉帛次祀小祀皆不用玉帛鄭注小祀司命巳下似司命無用玉之文錢君大昭曰司命有二楚詞有大司命少司命星經云在虛北史記封禪書云荊巫祠司命說文祇下云以豚祠司命漢律曰祠祇司命皆少司命也少司命不用璧大司命則用璧風俗通謹案詩云芃芃棫樸薪之槱之周禮以槱燎祀司中司命司命文昌也是爲大司命觀詩下言左右奉璋則是用璧之證肆師所言不用玉自指常祀言之若國有大祀司命兆于南郊據鄭注且用槱燎何況圭璧余初疑誓爲誓師之意如左傳文十二季秦伯以璧祈戰于河是其例今

審不然聘禮士帥沒其竟誓于其竟賓南面上介西面衆介北面東上史讀書司馬執策立于其後鄭注謂北面讀書以勑告士衆蓋是時齊侯奉天子命歸當使國咸知故誓于大司命言誓者聘禮雖非軍事夫是梱外之事故讀誓如北面對君然此以上敘齊侯歸爲作樂于朝以拜嘉命也以下乃敘王使人來聘陳氏爲賓致館而先設祭于桓子之廟用璧兩壺八鼎于南宮者璧與上下璧字異彼指玉言此連壺鼎指玉之器言明堂位灌用玉瓚薦用玉豆簋用玉琖加以璧散璧角是璧卽璧散璧角之類壺用兩饋食之禮用兩壺尊特牲禮視壺濯尊兩壺于阼階東

又曰覆兩壺焉蓋在南鄉飲酒尊兩壺于房戶閒鄉射禮兩壺斯禁燕禮卿大夫兩方壺士旅兩圜壺方壺謂口方圜壺謂口圜其實壺皆圜形說文壺昆吾尊也象形圜壺必有兩凡禮皆然兩壺之實考之酒正內則當即淸白二酒鼎用八據鼎俎奇于數不合且大夫五鼎陳氏祭其廟何得用八鼎攷聘禮賓餼鼎九牽鼎三賈疏鼎正鼎九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牽鼎陪鼎三膷臐膮故周禮膳夫言王日一舉鼎十有二天子鼎九言十有二者正鼎九陪鼎三也以是推之天子食鼎當賓禮則諸侯食鼎當上介禮大夫食鼎當衆介禮上介鼎七牽鼎三注云七牽鮮魚鮮腊則諸侯合正鼎陪鼎計

之爲鼎十衆介不言鼎注云亦飪在西鼎五羊豕腸胃魚腊注不及羞鼎者正鼎以次而殺陪鼎從同不言知爲三則大夫合正鼎陪鼎計之爲鼎八大夫食鼎用八則祭鼎亦得用八少牢饋食禮言三鼎扗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亦止據正鼎言之也分數之爲奇合數之爲十二爲十爲八橆害其爲奇也南宮桓子廟名廟何以稱宮春秋隱五季考仲子之宮公羊傳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何氏注不就惠公廟者妾母卑故雖爲夫人猶特廟而祀之案妾母義不配食故特立宮喪服小記謂慈母不祭非不祭也穀梁說於子祭於孫止蓋子扗則別立廟至孫則

祔於妾祖姑爲壇以祭之此所爲宮也若桓子爲大夫桓子之妻孟姜齊侯女也豈宜爲廟曷爲夾爲宮文王世子正室守太廟諸子守下宮正室適子也適子所守稱廟諸子所守稱宮葢陳桓子無宇四子曰孫書子占曰釐子乞曰昭子蘁說詳下注曰武子𧯽說詳下註則唯子占稱正室其餘皆諸子故稱南宮南宮者儀禮喪服子夏傳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疏引內則命士已上父子異宮不命之士父子同宮縱同宮亦隔別爲四方之宮葢𧯽皆大夫嘗自爲宮南宮自是生事桓子孟姜處後仍其名敖氏繼公謂東宮西宮南宮北宮古皆有是稱後或因之爲氏案彝器中有指姓氏

者如撒氏盤之言西宮襄戎父南宮中鼎之言南宮伐習鼎之言以匡季告東宮是也有指廟名者者如尹卣之言飲西宮召公尊之言王錫中馬自貫侯四駜南宮東宮鼎之言東宮是也若淮南子時則訓春天子御東宮夏天子御南宮秋天子御西宮冬天子御北宮此是取明堂內之四宮以配四時故太子亦稱東宮也　其地據漢書功臣表南宮侯張買下注云北海漢之北海郎春秋齊之臨淄今屬青州疑本陳氏南宮故址後因以爲地名歟地理志北海郡下闕南宮而信都國下有南宮冀州志云南宮近魯邊邑周南宮括所封國南容居之因以爲氏則漢之南宮有二其一扗信都爲南容故居其一扗北海爲陳氏故廟子下闕一字據曹氏器爲用字子當是奠豐對桓子孟姜之稱用璧二備玉二者禮玉祀玉如祀司命禮

此祭宗廟也用玉者曾子問天子諸侯將出必以皮圭告
于祖禰又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閒是禮玉幣玉皆用之天
子諸侯廟祭有玉則大夫亦有玉令爲祭桓子孟姜故用
二玉司命璧一備玉一南宮璧二備玉二者禮器圭璋特
琥璜爵特謂直達爵謂與爵竝陳此以少爲貴家祭殺於朝祭不敢用
特玉也紹鼓鐘者冓作樂于朝廟循諸侯制用全樂故言
大舞此作樂于家廟從大夫制不用全樂故言鼓鐘云紹
者明其樂之本於韶也樂以鐘竝均詩曰鼓鐘送尸蓋自
是而祭畢矣以下乃言徹俎及迎賓之事齊下字闕據曹
氏器有侯既盦三字說詳下篇洹子即桓子書牧誓尙桓桓說

文引尙狟狟陳逆簠佘陳狟子之裔孫桓可假狟亦可假洹齊侯鐘桓作洹亦水旁是其證儀徵師曰陳氏盤有季姜此孟姜陳氏多姻于齊皆可補史傳之闕稱桓子孟姜者如少牢禮言薦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之義也器其入據少牢禮當即徹肵俎之餕乘篆文一作[illegible]一作[illegible]審刀布文乘作[illegible]形相近定爲乘字都篆文一作[illegible]一作[illegible]古文邑見鐘鼎文[illegible]亦古文邑見汗簡乘都邑者乘猶誌乘言以是器紀諸都邑之廟如先簿正祭器是也堇說文堇黏土從黃省從土古文堇不省堇爲桓子子即子疆名詳儀徵師說說曰銘中兩堇字筆畫甚明白爲從黃省之堇字即陳子疆之名疆字與堇字之義切近明白是居斤切

凡從某省之字可寄其義不必定從其聲此篆黃尚不省今說文壐古文作𡋯古文僅見于此器矣左昭二十六季平子曰必子彊也子彊之名𦼮考今因此器得之說文自𡏳字畺字以至彊字相因相次古人字由名生𡏳字子彊𦼮疑或疑史記武子開卽彊非也開从开聲且兼會意扗段氏古韻十一部不能與堇聲相涉𡏳扗十三部居斤切故瑾謹殣饉鄞廑覲勤等字從之或居斤切或居隱切相近之意也由十三部轉入十四部則難漢歎嘆等字亦從堇得聲說文堇黏土從黃省從土古文堇𡏳土黃黏則彊而治之艱故田畕彊各義以次連綴亦因其字音義皆近也又左傳昭二十六年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晳鬒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失弓者武子亶卽子開非子彊白晳者堇也卽子彊非謚武蓋兄弟兩人冉豎射子開識之矣平子亦知之矣卽使冉豎平子有言傳未書之惟冉豎不識子彊但言其白晳諸狀故平子曰必子彊也若旣射武子而識之是亢之甚矣又指武子爲君子白晳云云則與下文謂之君子何敢亢之相背且有字文義亦是舍失弓者而別有所指明射手失弓者一人君子白晳又一人也慶鏞案師說極是左傳但書武子而杜氏卽以子彊爲武子字史記有武子開亦

不言字子疆則杜氏之誤可知然則子疆非武子其卽昭子乎左哀十四年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杜注取昭子莊爲成子兄弟以充四乘爲八人之數而史記齊太公世家索隱引世本昭子是桓子之子成子之叔父又不言名莊竊謂莊卽藎之譌莊藎形相近藎從黃黃與莊聲又相涉昭子藎誤爲昭子莊其卽桓子子無疑若名莊陳自敬仲生穉孟夷穉孟夷生湣孟莊湣孟莊爲文子之父桓子之祖桓子子何得與其曾祖同名杜氏旣誤以昭子爲僖子之子又誤藎爲莊其說沿自服虔唐孔疏未正其誤且徇服杜謚昭子莊爲僖子之子出世本而索隱所引世本橆此事也小司馬駮之知昭子不名莊然卒莫詳其名至顧氏棟高謂昭子莊疑卽哀十一年之陳莊其說亦橆確據今得此器以證之渙然冰釋是可爲論世知人之一助

釁篆文作𦥑中自字乃古文酉字下從女字當爲釁卽亹之正字王氏伯申曰亹讀爲䚡方言䚡老也楚史老字子亹古音微與文通亹有門音故轉爲䚡䚡其字卽釁字釁從爨省從酉分聲亹從爨省從

酉文聲字當爲⿱夵酉作⿱夵豊者隸之變也今案字當爲釁古釁
釁通鐘鼎文眉多假釁或假釁伯䫄父鼎之[illegible]史頊鼎之
[illegible]雝公緘鼎之[illegible]晉姜鼎之[illegible]曼龔父簋之[illegible]曾伯霥簠
之[illegible]皆借釁字爲眉字其彝史鼎眉作[illegible]中[illegible]字乃古文
文字此卽隸變作⿱夵豊之祖而周公𨚕鐘之釁作[illegible]散氏盤
之眉作[illegible]遲簋之眉作[illegible]作[illegible]下皆從女而[illegible]體與此篆
[illegible]筆畫不差是皆釁字則釁釁爲一字而與眉通用也十六
書略謂釁從釁省從且非也釁爲俗體釁爲正體⿱夵豊本作
釁故易繫辭成天下之亹亹荀虞皆作成天下之娓娓以
字從女而涉娓也釁從釁省聲亦從女得聲女聲與免聲

同在叚氏古音弟五部詩棫樸勉勉我王荀子富國篇引作亹亹我王則又以聲而涉釁之郎亹的確無疑乃張參五經文字謂亹字不合六書而徐鼎臣以說文無亹字謂俗加文作亹遂以娓當亹皆未以此器正之亹亦桓子史記齊太公世家索隱引系本陳桓子无宇產子亹子亹非字乃所產子曰亹也釁字子開亦詳儀徵師說說曰亹乃子開之名開其字也史記曰武子開杜預左傳注曰子彊武子字此必是史記不誤而杜誤也開與亹之義亦明白切近之至詩鳧鷖丬亹箋云亹之言門也後漢書馬援傳注亹水流山閒兩岸若門也然則亹即門之假借字門爲名開爲字猶蘁爲名彊爲字又何疑哉

舞用從爾大樂者此以樂納賓行饗禮也案莽祭司命言大舞祭南宮言鼓鐘知君臣之分則然

此仍壯桓子廟云大樂且兩云大樂思之不得其解若以爲侑尸則正祭時用鼓鐘侑尸何得用大樂審諦文上有齊侯旣齍據曹氏器下有天子之吏明是禮使臣之事因思聘禮宰夫徹几改筵鄭注謂將禮賓徹神几改神席更布也則古者禮賓必先祭於廟以重其事聘禮記惟大聘有几筵几筵謂行聘享及私覿畢爲神位以禮賓蓋齊侯誓于大司命後旣而王人來聘賓卽館卿致館齊侯歸以饔餼堇釁當是爲致其館故設神位于廟先告其祖考然後舉齊侯行饗燕之禮知館于陳氏廟者據聘禮記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鄭注館者必于廟不于敵者

之廟爲大（同太）尊也葢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于太祖廟諸侯行舍于諸公廟大夫舍于大夫廟故歸饔餼皆于廟行之明其禮皆扗廟也王人於周爲卿禮當館于大夫故就舍桓子廟致禮以饗之作樂以導之䓪舊釋作姜今案篆文作𡚬與上下姜篆從女不同定爲䓪字䓪庶䓪也鄭康成儀禮注䓪進也二義皆通釿篆文作𨥉右從斤甚明白乃釿字莊子釿鋸制焉與此義遠餘不見經傳（舜幣幕文曰虞一釿禹幣幕文曰安邑一釿此爲斤兩之斤義又別）說文釿劑斷也從斤金釿器名𩡧左證類篇釿器之釿鍔當是舊訓集韵十八諄韵會十二文注竝同字或作沂韵會引禮記車不雕幾注幾附纏爲

沂鄂則是器之有圻堮者謂之釿審禮器有圻堮唯周房
俎房俎設下跗於兩端若房然房之制有戶閾有戶閾則
有圻堮矣此器之或名釿歟案釿許不言聲繫傳有斤聲
二字後人讀魚巾舉欣魚斤擬引四切余謂當讀若脈俎
之脈釿脈皆從斤會意亦從斤得聲則楚金作斤聲爲是
脈讀許欣釿讀舉欣音同義亦相近說文有釿無脈禮經
有脈無釿二文互相備特牲饋食禮佐食升脈俎鄭注脈
心舌之俎也記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載心立舌縮俎午
割以劑斷爲正脈其所實之俎故字從肉釿其所盛之器
故字從金然則脈釿同義釿本訓劑斷引伸之爲沂鄂之

器以其盛肵故亦謂之釿或謂俎木爲之𧄍用金但周尙
文莊子加肩尻於雕俎之上雕卽雕幾爲沂鄂是用金之
證故曰用鑄爾羞釿禮言肵者主承祭言載心舌之俎也
器言釿者主饗賓言盛體薦之俎也曷言之饗禮久亾今
攷之周禮及春秋內外傳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
賓客鄭注賓客謂朝聘者賈疏饗亨大牢以飲賓獻依命
數在廟行之此於桓子廟知爲饗禮左傳宣十六年晉侯
使士會平王室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武子私問其故
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
公當享卿當燕杜預注烝升也升殽於俎享則半解其體

而薦之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孔穎達正義折俎卽殽烝是也言諸侯親來則爲之設享又設燕享用體薦燕用折俎襄二十七年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折俎牲體骨也國語周語王召士季曰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享則有殽烝又曰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龢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籩脩其簠簋奉其犧象出其尊彝陳其鼎俎靜其巾冪敬其祓除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韋昭注曰全烝全其牲體而升之也禮之立成者

爲飫房大俎也詩曰籩豆大房謂半解其體升之房也殽烝升體解節折之俎謂之折俎也合此數語觀之言殽烝言體薦則與釿之本訓劑斷合言房烝言房俎則與釿之轉訓沂鄂合是釿爲饗賓禮器知非食禮者食禮不用體薦夾爨房俎公食大夫禮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鄭注歸俎實于篚賈疏食禮爨肵俎故不言用俎唯云實于篚且饗禮有腥食禮爨腥樂記大饗而俎腥魚腥魚必用俎實于肵俎故以釿箸之又案周弡仲匜有鋈字與此左右移易筆畫絕相類舊釋作銃作銃皆未確亦當是釿字

其文曰弡中乍寶匜弄依呂釋作奉之金鍌舊釋作鏖作鈇今案篆作鍌定爲鏤

字陰篆文别作綌或釋為鉉 鈐舊釋作鈇作鈇今案篆作鈐定為鐏字 鬳陰舊釋作鋴作鑪今案篆文作𨫓定為鐱字其動纁同其元其黃用盛秫稷糕粱用饗大正音歆同

王賓餦饌同具召飤張中受𩞈彊福諸友飵飤具飽飽同張中

畀壽誹觀詺支全是饗事作寶匵饗禮脩其簠簋盨為鼎

屬陰為俎屬饗禮陳其鼎俎鈐為尊饗禮出其尊彝鬳為

匜饗禮敬其祓除其纁其元其黃饗禮加酬幣秫稷糕粱

饗禮遐馨香饗大正歆王賓饗禮歆太牢國語王歆太牢餦具召

飤饗禮擇其柔嘉品其百籩潔其酒醴諸友餐飤具飽饗

禮示容合好新為饗器尤是此詺確證御與訝同即訝賓

于館之訝鄭君儀禮注訝迎也以君命迎賓謂之訝周禮

掌訝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
有訝天子之吏見曲禮其擯于天子也曰天子之吏賈疏
受辭傳于天子曰天子之吏用御天子之吏者齊侯歸餼
于館行饗禮董釁奉君命以迓之也再言器其入者據有
司徹當即徹室中之餅古者饗在廟燕在寢此行再饗而
先徹室中之餅者示饗後行燕禮也復作大樂者再饗之
樂也聘禮公于賓壹食再饗賈疏云以其饔等爲之牢禮
之數陳饔卿也則飧二牢饔餼五牢大夫也則飧太牢饔
三牢士也則飧少牢饔太牢此降小禮豐大禮也以此言
之公侯伯子男大聘使卿則主君一食再饗小聘使大夫

則主君一飠一饗是聘禮卿當再饗乃賈氏周禮大宗伯疏饗燕謂上公三饗三燕矦伯再饗再燕子男一饗一燕此謂朝賓若聘客則皆一饗其燕與時賜無數其說自相矛盾莫諟其正觀此再用大樂知聘客尊者行再饗儀禮聘禮禮記聘義大戴禮朝事儀皆云壹飠再饗則周禮疏謂聘客皆一饗者失之或謂燕有樂饗飠無樂攷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飠亦如之則饗飠有樂之明徵左傳襄十年宋公享晉矦于楚邱請以桑林舞師題以旌夏此饗禮之樂也襄二十八年叔孫穆子飠慶封使工爲之誦茅鴟此飠禮之樂也鈛篆文作

鈚右從反人爲匕亦明白定爲鈚字鈚古作匕通作朼說文匕下云匕所以相比取飯一名柶柶下云柶匕也鄭康成周禮玉府注角柶角匕也是匕即柶聶氏三禮圖引舊圖云疏匕長二尺四寸葉長八寸博三寸柶長尺攕博三寸曲柄長六寸儀禮士冠禮鄭注云柶狀如匕則二物夾長短異稱匕大而柶小匕以施黍稷夾以施牲體少牢饋食禮廩人摡甑甗匕與敦于廩爨此黍稷之匕也雍人摡鼎匕俎于雍爨此牲體之匕也禮經言執匕摡匕取匕加匕覆匕多作匕言朼魚朼豕朼肉乃朼長朼卒朼多作朼似自匕言之謂之匕自用匕言之謂之朼案匕朼古今字

古本作匕以其用木作朼亦以其用金作鈚如登本瓦豆後從金作鐙梪本采木後從金作鋀是其例匕以銅經橆明文士虞士器匕以桑禮記雜記朼用桑長三尺特牲饋食匕以棘特牲記棘心匕刻士冠士昏柶皆用角柶夾匕而公食大夫匕柶不言其材陳博士禮書疑夾角爲之以銅則未聞竊謂祭禮尚質故用木賓禮尚文故用銅𦉼蕭山王中丞南陔得一銅柶恭甫師以建初慮俿尺度之長尺有一寸五分擸長五寸一分强博二寸五分淺八分柄長四寸五分厚一寸半銳其端柄之兩旁爲雷回紋中央立芊一豕一芊犇豕後皆向擸其端之外爲牛首仰而迤高二寸豕大於芊牛首

又倍之牛頷下有梁繫小鈴圍二寸一分幷紐徑一寸四分據公食禮宰夫設鉶四于豆西東上賓扱上鉶以柶辯擩之上鉶之閒祭鉶四謂牛二羊一豕一上鉶者牛鉶也辯擩則及羊鉶豕鉶鉶有四而扱上鉶辯擩唯有一柶賈疏一柶所以優賓一柶施於四鉶惟食禮爲然故此器柄端三牲之飾所以尚象斷爲公食大夫祭鉶之柶今案柶當爲鈚是饗禮祭鉶之鈚非食禮祭鉶之柶古者彝鼎敦簠多象物以爲飾鄭君少牢禮注云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彼器柄端作牛首形明是以太牢爲禮饗亯太牢唯解其體而薦之故作牛首形不作牛形柄端牛頷有鈴猶刀

之有鸞亦取體薦之義且羊扗壽豕居中牛首扗後三牲爲一列國語言饗陳其鼎俎韋昭注俎設於左牛豕爲一列魚腊腸胃爲二列器以柄爲上由牛而豕而羊正與韋注一列之說合若食禮牛以西羊羊南豕豕以東牛則牛當扗羊豕之兩旁左上右下羊南豕亦當豕壽而羊後不得豕後而羊壽也以此銘證彼器知饗禮之匕以銅以彼器證此銘知銅匕之用以饗饗禮闕得此二者可以補其遺經典中一大快事國語言饗有百籩簠簋犧象尊彝鼎俎加豆諸器此獨舉斵與鈚者特牲禮鄭注肵俎主人親羞敬易震卦鄭注人君于祭匕牲體薦鬯而已其餘不親

爲以祭禮推賓禮知二者夾君親爲之事也故特言之先言釿後言釛者禮有次𦾔釿在先𦾔釛在後夾互文見義也饗後有燕不言者䨽禮燕與羞俶獻䰞常數故不言也

桓子孟姜用乞嘉命此禮畢命工祝致告之辭用祈眉壽萬季無疆即少牢禮言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眉壽萬季勿替引之之意也用御爾嗌總言祭廟作樂納賓之事俾𣎴寶其器以御于廟也詳觀銘文冄後其儀文度數攷之禮經而皆合末後言徹俎一則曰洹子孟姜再則曰洹子孟姜言饗賓一則曰天子之吏再則曰天子之吏知𦳝

罍二人心存公室忠孝之心如或見之宜冄豋末識子𤔲

一望而指爲君子也雲按第五行齊下㞢陳氏釋爲邦字言邦古文作峀審篆作㞢疑下磨滅今細審篆拓㞢下無磨滅痕蹟當是土字詩大啓爾土宇爾邦爾土義同陳氏釋命下闕一字今審第七行首一字是于字第九行南宮子下陳氏釋闕一字今觀篆拓是用字末行用御爾下篆文漫漶處有一二形與中罍參校亦當釋爲事字

兩罍軒彝器圖釋卷五

周齊侯中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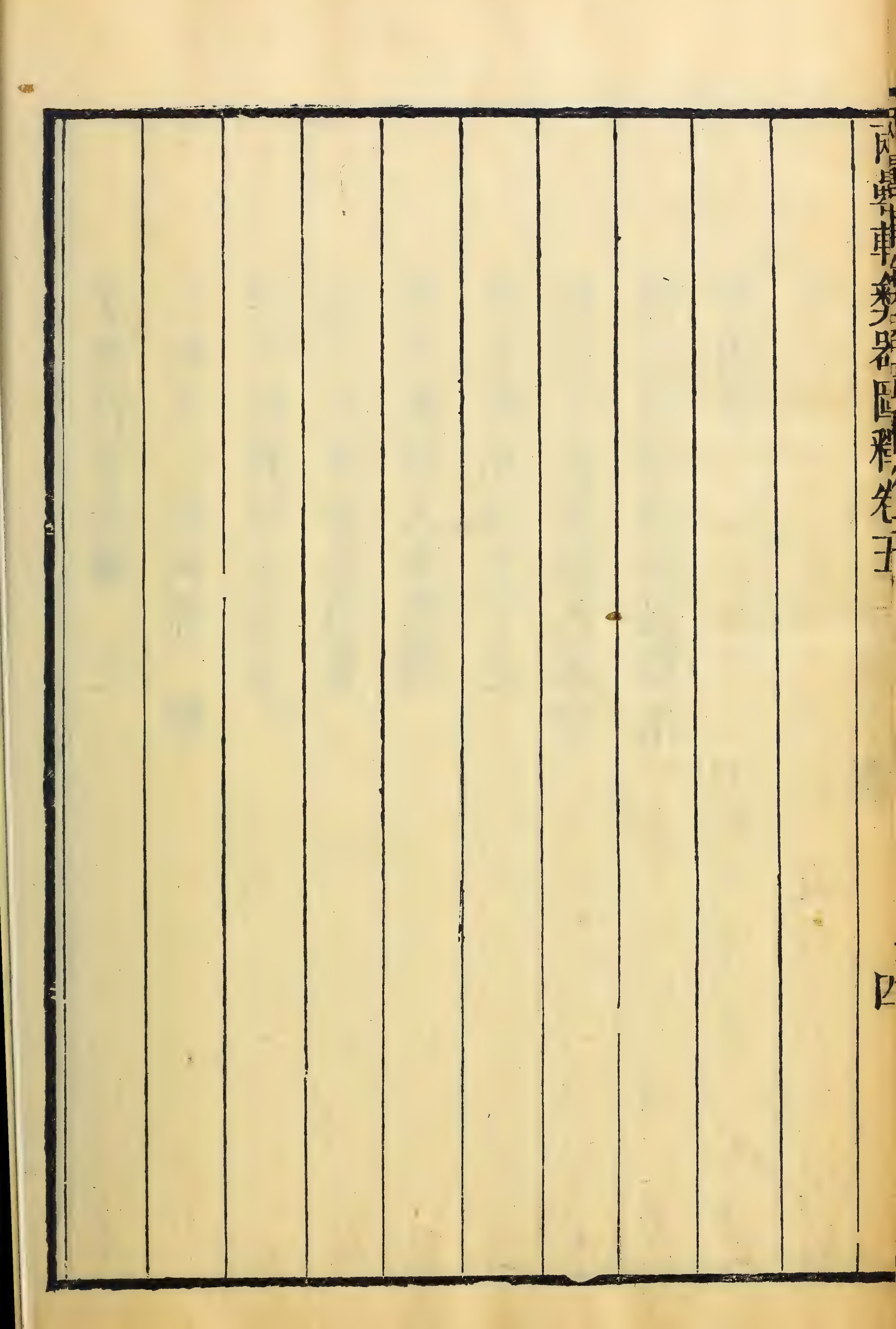


器高今尺一尺二分深九寸底徑六寸腹圍二尺一寸八分腹徑六寸七分口徑四寸二分鐶徑二寸七分重今庫平一百六十兩左右饕餮銜鐶

齊侯女雷洹子孟姜
喪其人民都邑堇宴
無用從爾大樂用鑄
爾羞銅用御天子之
事洹子孟姜用乞嘉命
用祈眉壽萬年無疆用
御爾事

齊侯中罍爲器其
旅齊侯命大子立樂
逆七始宗伯聽命于
天子曰朞則爾朞
余不其□女受宁
𢀛𢘅惠受御爾其齊
受奉齊侯拜嘉命
□天子用璧玉備一紹
于大舞紹𣂔干大
𠭯命用璧兩登八鼎

于南宮子用璧
二備玉二絧鼓鐘一銉
齊侯既濟洹子孟姜
器其入乘鄀邑虆釁
舞用從爾大樂用鑄
爾羞鎰用御天子之
吏洹子孟姜用乞嘉命
用祈眉壽萬年無疆用
御爾事



右齊侯中罍銘文一百四十餘字器舊藏蘇州曹氏懷米山房陳頌南曰此器與壺器文大同小異葢同時而作一以紀饗禮一以紀食禮也今即以其異者釋之其見于壺篇者不具載中字壺器蓋舊釋作女以爲齊侯女之罍也然下洹子孟姜並言不得專指孟姜且篆文作中中一豎左斜而直與女篆[illegible]中一豎右斜而曲字別定爲中字罍說文木部櫑龜目酒尊刻木作雲雷象象施不窮也從木畾聲罍櫑或從缶櫑或從皿籀文櫑器作即之省罍古用木鄭君司尊彝注云山罍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詩卷耳正義引此申之曰言刻畫則用木矣故禮圖

亦云刻木爲之許氏五經異義引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
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詩說金罍酒器也
許不從韓說謂以玉經無明文則金玉亦就其飾言之其
實皆用木也故解字以從木之櫑爲正字金罍爲銅者儀
禮士冠禮疏引漢禮器制度洗之所用士用鐵大夫用銅
諸侯用白銀天子用黃金又引漢禮器制度水器尊卑皆
用金罍及其大小異以漢推周大夫酒器用金則罍可用
金故韓毛因以爲說中罍中尊也爾雅釋器彝卣罍器也
小罍謂之坎卣中尊也孫炎注尊彝爲上罍爲下卣居中
廣韵樽有三上曰彝中曰卣下曰罍尊稱罍者先鄭周禮

注云山尊山罍也後鄭儀禮注云壺爲尊罍亦謂之尊山罍卽山尊則中罍卽中尊也中尊受五斗聶司業三禮圖六彝爲上受三斗六尊爲中受五斗六罍爲下受一斛爾雅郭注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毛詩說罍大一碩中尊小於罍而周禮鬯人凡祭社壝用大罍鄭注大罍瓦罍也阮諶禮圖云大罍瓦爲之容五斗似五斗卽稱大罍然瓦罍以其用於社故大之非罍之大者其大罍有宗廟獻尸之罍有宗廟酢尸之罍有饗燕之罍禮記明堂位尊用犧象山罍山罍夏后氏之尊也禮器廟堂之上罍尊扗上犧尊扗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此宗廟獻尸之罍也司

尊彝六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鄭康成云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飲鄭司農云尊以裸神罍臣之所飲也酒正疏云三酒皆盛於罍尊扗堂下此宗廟酢尸之罍也詩卷耳我姑酌彼金罍毛傳人君黃金罍此饗燕之罍也此中罍爲金罍大夫器也用以燕饗正與韓毛之說合言中者以其居中故謂之中罍罍大小之制尊卑同皆畫雲雷形所異者其飾耳

樂上一字篆文作人定爲乃字乃樂者乃作樂也下一字篆文作逆與上器週篆不同楚公鐘有逆字筆畫相若亦未審何字今案上體作屰兩篆下體是辵字古逆迎通用夾常相混說文逆迎也關東曰逆關西曰迎

定爲逆字七篆作土始篆作八佀扗治二字諡以知古文尙書之扗治即今文之七始也鄭康成大傳注七始黃鐘大蔟大呂南呂姑洗應鐘蕤賓也案七始見虞書此樂作於王朝不言何樂當是時王制度爲周大武象樂與下韶樂不同夾言忝吟者樂稱均均即吟之叚借書疏堂上之樂謂之笙均堂下之樂謂之磬均樂說聖人徃承天助以立五均均者夾律調五聲之均也文選思元賦注繁欽與魏文牋注又舞賦注引聖徃承天助以五字後漢書張衡傳注引聖人承立五均宋均注均長八尺施弦以調六律五聲後漢書注思元賦注五均謂宮均商均角均徵均羽均周於五均而外加變宮均變徵均更立七均尙書中候文王作豐其

歌曰鳳皇下豊語稱鳳皇之樂調七均夾作鈞當卽本此夾謂之七音左傳七音六律以奉五聲隋鄭譯推古樂歌謂周有七音之律又謂之七律賈逵國語周語注七律七器音也黃鐘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也審是則周樂有栥昀變言七始者七始猶栥昀樂緯叶圖徵聖人作樂或調陰陽或調五行或調盛衰或調律厤或調五音與天地神明合德則七始八氣終各得其宜也宋均注七始謂四方天地人也太平御覽天部三漢書律厤志天地人及四時謂之七始黃鐘爲天始林鐘爲地始太蔟爲人始姑洗爲春蕤賓爲夏南呂

爲秋應鐘爲冬是爲四時三始四時合而爲七逆者逆其氣也不其下摩滅不可辯下有尃宁二字尃當爲甫古文甫尃尃皆通用宁鐘鼎文多作[illegible]此作[illegible]形相若定爲宁字宁杵聲相近齊景公名杵臼據彝器白字當是伯父杵臼四字葢天子命之之言備一之一彝器作玉此作一郎副玉一也大舞上多紹乃二字紹乃大舞紹者光命樂八陳樂器正樂位而後乃舞大樂也重言紹者以上命太子立樂乃作樂王朝爲周樂此作樂齊朝爲韶樂也韶樂之舞尚書大傳陽伯之樂舞株離株離者言象物生育離根株也其歌聲比余謠名曰晳陽余謠者徒歌謂之謠其聲

清濁比如余謠然後應律也哲陽仲春之月厥民析也儀伯之樂舞饕哉饕動也哉始也言萬物應雷而動始出見也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南任也言可以任萬物也夏伯之樂舞謾或謾猶曼也或長也言象物之滋曼或然也其歌聲比中謠名曰初慮言陽上極陰始謀也羲伯之樂舞將陽言象物之秀實搖動也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于于大也言物至夏而盛大也秋伯之樂舞蔡俶蔡猶衰也俶始也言象物之始衰也其歌聲比小謠名曰苓落言物之彫零剝落也和伯之樂舞元鶴言象陽鳥之南也其歌聲比中謠名曰歸來歸來言物皆反其本也冬伯之樂舞

齊落齊落終也言象物之終也歌曰緩緩亦曼長也璽爲冬伯舞丹鳳一曰齊落歌曰齊樂一曰緩緩和伯之樂闕韶舞樂章存于世者如大唐之歌樂曰舟丹張辟雍鶬鶬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喈喈卿雲之歌樂曰卿雲爛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又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予一人又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熙天之靈遷于賢聖莫不咸聽鼚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已竭褰裳去之于時八風循通卿雲叢叢蛟魚踴躍于其淵龜鼈咸出于其穴案周兼六代之樂而韶樂存于魯據左傳季札觀樂見舞韶箾尤備于齊其傳獨完漢書禮樂志高祖奏文始舞文始舞者舜招舞也高祖六秊更名文始宋書樂志魏文帝黃初二秊改文始曰大韶舞仍舊稱明帝太和初公卿奏高祖文皇帝樂宜曰咸熙之舞咸熙亦即韶舞也南齊書

樂志晉傳元十六代舞歌有虞韶舞宋孝建初以凱容舞爲韶舞凱容夾本舜韶舞也宋志晉武帝太始二年改制廟歌其樂舞猶仍舊至九年荀勖知樂事使郭夏宋識造正德大豫之舞勖及張華傅元又各造歌詞而韶樂以亾據此則韶樂自傅元後不復傳卽宋之凱容舞亦非韶本旨然韶之所以歷秦漢魏晉樂譜相承猶能傳其音者得非陳氏世守之功今觀紹乃大舞紹五字恍然韶樂之作猶在百能勿痛悒于荀勖諸人刱造新聲辠莫大焉登彝器作壺此作登二篆筆畫皆明白蠢可疑者說文彝禮器也從廾持肉在豆上彝通作登亦作鐙詩于豆于登毛傳登

薦太羹公食大夫禮太羹湆不和實于鐙祭統夫人薦豆
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字皆用登鐙爲異俗別造豋字以登
爲祭器之登而登爲登豆之登非也唐石經篇韻皆[illegible]豋
字玉篇有㽅則㽅爲正字登鐙皆其通用字兩登卽兩瓦
豆大夫禮也爾雅釋器木豆謂之梪瓦豆謂之登豆可統
登登不可統豆若大夫之豆則不止用兩陳博士禮書據
禮器天子之豆二十有六推此則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
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少牢大夫當用四豆今攷少牢饋
食禮司宮薦豆不言數而下云取韭葅辯擩于三豆祭于
豆閒又云上佐食羞胾兩瓦豆又云主人薦兩豆葅醢侶

大夫亦不止四豆然四豆自指木豆言之兩登則卽上佐食所薦之兩瓦豆賈疏云兩瓦豆芉葅在南豕葅在北則器所言正與少牢大夫之禮合鼓鐘下多一銉二字銉卽肆字從金會意爾雅佀肆肆古今字虞書肆類佀[illegible][illegible]爲祭祀專文罍諸樂肆佀銉銉爲樂縣專文周禮小胥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蓋縣編鐘編磬爲一堵二堵爲一肆堵如牆堵然肆如市之有肆宮縣象宮室王以四方爲家故也軒縣闕其南避王南面故也判縣東西之象卿大夫左右王也特縣則一肆而已象士之特立獨行也通禮義纂軒縣三面歌

鐘三肆判縣兩面鼓鐘二肆特縣一面唯磬而已計大夫當二肆陳氏大夫也何獨言一肆小胥所言天子之卿大夫非諸侯之卿大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惟一肆肆合二堵說文鏄下堵以二金樂則鼓鏄應之案金當是銉之遺後人以說文𩐳銉字遂去其半直書作金堵以二銉者言堵以二爲銉也樂則鼓鏄應之言大樂則鼓大鐘以應之說文鏄大鐘也此許氏之意也段氏懋堂謂當作堵𩐳鏄全樂則鼓鏄應之樂唯軒縣有鏄爲全樂諸侯之大夫二堵諸侯之士一堵皆𩐳鏄皆不成肆夫鏄爲大鐘特縣鄭康成云鏄如鐘而大許氏愼孫氏炎沈氏約亦以鏄爲大鐘而韋昭注國語杜預釋左傳則以鏄爲小

鐘案國語伶州鳩曰細鈞有鐘無鎛大鈞有鎛無鐘則鎛當是大鐘秋濤案說文鎛鑮義異而周禮國語左傳皆叚鎛爲鑮故引爲證 堵縣編磬編鐘言堵則無鑮已明何必言堵無鑮一堵不成肆二堵何爲不成肆諸侯之大夫雖無鑮而有一肆今以儀禮大射禮之言王制推之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皆南陳笙猶生也東方鐘磬謂之笙皆編而縣之樂以鼓鑮爲節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建猶樹也以木貫而載之樹之跗也南鼓謂所伐面也應鼙應朔鼙也先擊朔鼙應鼙應之鼙小鼓也在東便其先擊小後擊大也鼓不在東縣南爲君也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鑮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言成功曰頌西方鐘磬謂之頌朔始也奏樂先擊西鼙樂爲賓所由來也鐘不言頌鼙不言東鼓義同省文也古文頌爲庸一建鼓在西階

之東南面言面者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爾𪔍鍾磬有鼓而已其爲諸侯則軒縣簜在建鼓之閒簜竹也謂笙簫之屬倚於堂𪔍倚于頌磬西紘𪔍如鼓而小有柄賓至搖之以奏樂也紘編磬繩也設𪔍在磬西倚于紘也蓋天子爲羣臣避射位闕一面故北方鼓似軒縣實宮縣也若廟堂之上縣鼓在西應鼙在東則四面矣以宮縣例軒縣四面有鍾磬鎛則三面亦有鍾磬鎛惟判縣有鍾磬𪔍鎛特縣有磬𪔍鍾矦制半於王制天子之卿大夫判縣東西皆有鍾磬東一肆西一肆爲二肆諸矦之卿大夫判縣東磬西鍾磬一堵鍾一堵爲一肆天子之士特縣南一肆諸矦之士特縣南一堵皆有磬𪔍鍾也鼓鍾一肆是有鍾也是卽諸矦之卿大夫判縣也故

晉侯賜魏絳以二肆之半非禮也漢武帝高張四縣晉元帝備四廂金石豈王宮縣歟衛仲叔于奚請曲縣後漢光武賜東海恭王鐘虡之樂豈諸侯軒縣歟楚子享郤至爲地室而縣田蚡歬廷羅鐘立曲旃豈大夫判縣歟一肆爲大夫樂於禮爲宜於義爲正樂縣之法鄭氏謂縣鐘磬二八在一虡爲一堵杜預謂樂縣鐘十六爲一肆服虔謂一縣十九鐘賈疏云鄭注左傳初獻六羽衆仲曰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樂縣以八爲數故倍之爲十六服注周禮鳧氏爲鐘以律起數十二辰加以七律爲十九其說與鄭異然大射禮疏十九縣之數鄭君亦以周舞定周縣若

韶縣其詳叓不可得聞今案以尚書虞夏傳及陳氏晉之用之禮樂二書知韶縣當以十二爲一虡傳曰六律者何黄鍾蕤賓無射大蔟夷則姑洗是也故天子左五鍾右五鍾鄭注六律爲陽六呂爲陰凡律呂十二各一鍾天子將出則撞黄鍾右五鍾皆應鄭注黄鍾在陽陽氣動西五鍾在陰陰氣靜君將出故以動告靜靜者皆和也馬鳴中律步者皆有文御者皆有數步者中規折旋中矩立則磬折拱則抱鼓然後太師奏登車告出也入則撞蕤賓左五鍾皆應鄭注蕤賓在陰東五鍾在陽君入故以靜告動動者則亦皆和之也狗吠彘鳴及倮介之蟲皆莫不延頸以聽蕤賓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陰陽各六是十二鍾在縣之

權與陳氏晉之據大射儀東西有鐘磬之縣則天子宮縣
堂上之階笙磬頌磬各十二縣堂下阼階而南特鐘特鎛
夾各十二縣西階而南編磬編鐘夾各十二縣也陳氏用
之夾言樂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
故古者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紀之以三平之以
六成於十二則鐘縣以十二爲一堵也大夫之縣編鐘十
二爲一堵編磬十二爲一堵是一肆也言鐘不言磬韶樂
起於鐘也鼓鐘上複言韶者以上韶乃大舞韶佮樂齊朝
係全樂此佮樂家庿係半樂然夾本於韶也齊下洹上視
莽器有侯旣盦三字旣說文皀部旣小食也引論語不使

勝食既案既通作氣槩餼說文米部氣饋客之芻米也槩氣或從既餼氣或從食聘禮記如其饔餼之數注古文既爲餼禮記中庸既廩稱事注既讀爲餼大戴禮朝事篇私覿致饔既戴氏東原曰既卽餼字段氏懋堂曰三既字皆槩之省文竊謂古止作既既槩古今字氣餼通用字春秋左傳桓十年齊人來餼諸侯許引作氣氣卽既也齊讀爲齍說文皿部齍黍稷器所以祀者禾部䆅稷也粢䆅或從次爾雅釋艸粢稷也是齍䆅各義而鄭注周禮甸師肆師小祝皆易齍爲粢注小宗伯六齍云齍讀爲粢六粢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注舂人云齍盛黍稷稻粱之屬則齍粢義

通是爲古今字詩甫田作齊夾作𪔂古文也左傳絜粢豐盛禮記粢盛今文也許君器曰𪔂實之則曰盛而鄭君𪔂或訓稷或訓黍稷稻粱盛則皆訓在器是則𪔂與盛之別者𪔂謂稷也盛謂在器也毛傳夾云器實曰𪔂在器曰盛說皆與許異者𪔂可盛黍稷因而謂其所盛之黍稷曰𪔂𪔂從皿許以解字爲主故訓器鄭以解經爲主故訓稷也經典中粢多譌粢說文食部餈稻餅也𩟄餈或從齊粢餈或從米粢與𪔂𪎭義遠段氏懋堂謂𪎭字不見經傳今案𪎭穧同字詩此有不斂穧礴禮記十藪曰秉二百四十斗四秉曰筥鄭注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筥穧名也是穧卽𪎭本訓稷引伸之謂禾秉之數旣齊者

聘禮賓即館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旣即賓饔飪一牢
腥二牢餼二牢是也齊即米百筥筥半斛門外米三十車
車秉有五藪禾三十車車三秅薪芻倍禾是也葢是時王
人來聘館于陳氏廟齊侯饋之以牢禮之數及禾秉之屬
故云此也郜即都之譌然篆文郜邑二字亦明白無可疑
者攷春秋郜有二鄭氏樵曰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北郜
也僖二十秊郜子來朝南郜也杜氏以北郜爲郜國南郜
爲宋邑南郜即在北郜城南二里顧氏棟高主之其說是
矣然此外尚有二郜左傳成十三秊焚我箕郜郜晉邑則
是晉亦有郜也成十八秊侵城郜城郜宋邑則是宋別有

鄁也晉鄁鄁在今太原府祁縣界城鄁在今徐州府蕭縣界二皆與春秋時齊地遠唯南鄁北鄁竝在今山東曹州城武縣東南二十里有鄁城案地理志山陽郡鄁成侯國水經注泗水篇黃溝又東逕鄁成縣故城南此鄁成當爲卭成漢書外戚侯表卭成屬濟陰卽其地新莽改卭成爲告成後遂譌作鄁城于是又謂在城武者曰北鄁在山陽者曰南鄁其實班志酈注之鄁成本卭成與城武之鄁城無涉近齊竟宋邑之鄁計自隱十秊辛未取鄁歸于魯後不聞其地入于齊唯鄁國之鄁春秋書來朝僅一見公羊傳以爲失地之君孔沖遠謂卽僖二十秊傳富辰所云鄁之初封文王之子聃季之弟卽其國無時君秊號不知誰滅之而羅泌路史遂牽合宋賂鄁鼎以爲宋實并之其說終無確據疑此鄁

爲齊滅之或侵其地取以封陳氏百唯經傳皆蘇明文未能爪斷竊謂郜即高唐之高郜高聲相近如晉郜之郜春秋大事表引高氏曰今太原府祁縣西有郜城俗呼其地曰高城村里語相傳猶存古音高城本郜城則郜邑即高邑齊有高唐邑其初疑亦名郜後轉爲高唐似鄒稱邾又稱邾婁一類左傳襄十九年夙沙衞入于高唐杜注在祝柯縣西北襄二十五年祝佗祭于高唐杜注高唐有齊別廟蓋齊之宗邑也穆孟姬爲陳蘇宇請之陳氏始大故城在今濟南府禹城縣北四十里是高唐爲陳氏邑故以是器紀所封之地亦未可知若然則壽器兩都邑之都上一字篆作𨛫左從留右從邑當是

䣄字地理志齊郡臨淄師尚父所封以其邱臨淄水故曰臨淄作䣄者淄以水爲義䣄以邑爲義也下一字篆作𨟻左從古右從畟卽稷之異文左傳昭十年陳鮑伐欒高戰于稷杜注稷祀后稷之地今臨淄西南三十里有稷山䣄[土+畟]皆在齊都當是董釁二子所食地故以是器紀之並存之以俟攷

釁此篆作𩰫卽隸變作亹之始

案梁氏履繩引春秋分記世譜齊宇生三子曰開曰乞曰書開書皆齊傳今攷昭子爲桓子之子則三子而外尚有董開卽釁史記索隱引世本亹產子獻獻產子鞅又鄭氏通志氏族略引世本子占氏桓子生書字子占之後則謂開書齊傳者非也而唐書宰相世系表載齊宇二子曰恆書恆乃陳乞之子桓子之孫唐書蓋誤路史後紀又引世本子石氏爲桓子子石之後子石疑卽乞之字

舞用從爾大樂此行食禮納賓之樂也此大樂當卽周大樂以其時王所制故曰大樂夾以從王朝所作故曰從爾大樂饗食用大樂於禮皆齊徵今以燕禮攷之樂人縣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

升天子有大司樂諸侯無大司樂樂正當大司樂

小臣納工工四人

鄭注工四人者燕禮輕從大夫制也賈疏鄭言此決大射禮重工六人從諸侯制案公芉傳諸公六諸侯四若然知非大射是諸公制此燕禮是諸侯制者案鄉射之工四人是大夫制則諸侯不得有工四人五等諸侯同六人彼公芉六人四人不同者自是舞人之數不得以彼決此也

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笙入立于縣中磬南陔白華華黍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磬陔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磬肆夏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則勺案經所言爲天子燕羣臣之常

樂記所言爲天子燕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之樂據鄭注鄉飲酒禮云周南召南國風篇也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之端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鄉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爲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依鄭說鄉飲酒爲饗禮升歌鹿鳴進取諸侯之樂饗禮盛故言可以進取燕禮輕故言可以逮下是鄉飲酒禮爲饗樂燕禮爲燕樂其實饗燕同

樂左傳襄四季穆叔如晉工歌鹿鳴之三是與燕禮同樂也饗樂與燕樂同則食樂亦與燕樂同今爲國君饗食天子之賓當從進取之例周禮大行人凡大國之孤其他皆眡小國之君鄭注此以君命來聘者也其他謂貳車及介牢禮賓主之間擯者將幣祼酢饗食之數則天子之卿當眡大國之君用諸侯相與燕之禮升歌大雅合小雅從大樂也從者從禮盛之意也膉舊釋作彝謂即召鼎之鼒今案字當爲鼒即烹飪之器以金爲義片爲聲片同口象形從金與從鼎同意說文金部鉉下易謂之鉉禮謂之鼏是金可作鼎則鼎亦可作金鼒爲正文膉爲異文說文鬻鬻有鬺鬲部鬺煮也從鬲羊聲玉篇鬺式羊

切夾作鬵鬺同上廣韻鬵夾𩰲集韻𩰲或作鬵鬺䰞類篇

𩰲或作鬺䰞是鬵即說文之𩰲通假作鬺䰞又假爲湘詩

采蘋于以湘之漢書郊祀志注引韓詩湘作鬺史記封禪

書鑄九鼎皆嘗亨鬺則鬵爲亨煮因而取以名亨煮之器

猶釿爲劑斷因而取以名盛劑斷之器盂申鼎言作鬵彝

是其證知鐙爲食禮者案儀禮公食大夫禮羹定鄭注云

肉謂之羹定猶孰也箸之者下以爲節是食禮先箸亨飪

以爲義也魚腊飪鄭注云飪孰也食禮宜孰饗禮有腥者

賈疏曰上文直云羹定肉謂之羹恐魚腊不在羹定之中

故此特箸魚腊飪也以食禮尙孰故皆飪也爾是食禮皆

以孰爲薦故詺特言鑄爾𦾔槎夾箸其孰之義也饗禮有酒𦉪器于上特箸兩壺明饗有酒故祭夾言酒也食禮𦼮酒此器於上別箸兩登明食𦼮酒故祭不言酒也公食大夫禮宰夫右執觶左執豐進設于豆東鄭君謂有酒者優賓也其實唯用漿酳口雖有酒不用酒也禮有再饗故𦉪器兩言之禮惟壹食故此器單言之彼爲饗禮此爲食禮詺文瞭如指掌又何疑哉或以𦉪器有兩叚指此爲奪文或以此器一叚謂彼爲衍文皆非也饗食之次聘禮公于賓壹食再饗賓介皆明日拜于朝上介壹食壹饗是食𦉪𦉪饗𦉪後公食大夫禮設洗如饗拜至皆如饗拜是饗𦉪

壽食扗後饗食可以互相爲先後也饗食皆君親致若不親饗親食則致饗以酬幣致食以侑幣皆如致饔饔儐饔儐者言己本宜從故不用儐也今觀詺言大樂言用御當是齊侯親爲饗親爲食陳氏爲他大樂用君命以訝之也且聘禮言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致禮謂君不親饗加籩豆謂其實也亦實于甕筐今言萮鈃萮鈚萮膉則君爲親萮非實于甕筐可知諸侯不至大夫之家而可以至于廟者賓扗則禮然爲敬賓也大夫於賓亦有饗食聘禮大夫于賓壹饗壹食上介若食若饗知非陳氏自爲饗食者以器言齊侯蓋紀齊侯之事且大樂亦卽齊之大樂也

詺末吏字讀若事古吏事通用御爾事者統言祭廟納賓侶樂孔寶其器以御於廟之事也右兩篇詳于禮而略于樂因此二器皆爲侶大樂而鑄故于此篇縷析言之以資攷證案史記孔子世家言魯昭公二十五季孔子適齊是季爲周敬王三季甲申說苑載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侶于是至而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于斯也合此二說觀之韶樂之侶當卽其時則二器或侶于是季也又案春秋書天王使大夫聘魯者八列國不書其下聘于齊見于傳者莊二十

七季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僖九季王使宰孔賜齊侯胙
僖十一季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夷吾命襄十四季王使
劉定公賜齊侯環命而此事聘齊其書闕如穀梁子曰聘
諸侯非正也諸侯朝而王聘正也諸侯不朝而王聘非正
也觀器言其旅齊侯命太子立樂則是齊侯朝于王也齊
侯既盩用大樂以御則是王使人來聘而齊侯饋之陳氏
訝之也正也此詻可以補饗禮之遺可以訂樂經之闕而
并可以錄春秋之佚 雲 按第二行命太子下篆作大陳氏
釋爲乃謂乃樂者乃作樂也細審與阮氏器第二行大相
類其闕筆乃剝蝕耳亦當釋爲立目乃樂不如立樂之爲

安第三行聽命下陳氏闕一字今觀篆拓是于字第五行余不其下陳氏闕二字按阮氏器篆作叏中釋爲事女今屮字甚爲明顯亦當釋爲女第六行帚字下陳氏闕二字今細審篆蹟剝蝕處以阮氏器校之當亦是悊惠二字第九行首一字篆作亍陳氏釋乃觀篆拓當是于字

右齊侯罍二器一爲揚州阮文達公藏一爲蘇州曹秋舫載奎臧現在均歸余齋當年文達獲此罍自謂得之最後甑之最久繪圖刻石一再攷釋繼以詞詠珍爲大寶張尗未題釋文後云吾所臧金以齊侯罍爲大寶見眉壽圖石刻一時海內知名之士如許印林龔定庵吳子苾朱椒堂張尗未何子貞諸公各有釋文

而陳頌南二篇最爲賅博余昔箸二百蘭亭齋金石記專以陳氏所釋爲準僅附拙見於後亦閒采他家箸錄近日陳壽卿太史寄來釋阮器文一篇意義新確擬彙諸家所釋並合兩器篆文校其同異逐字攷證另編專集以公同志之好茲則但就銘篆所有而陳氏釋爲闕文者補正之不復參以鄙說他家所釋亦不復羼入云

